



战典

巨星的时代：腓德烈、拿破仑、库图佐夫



战 典

方建军 编著

第二卷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二卷 目 录

历史背景 英格兰与西班牙的争霸	(1)
第一章 西班牙无畏舰队的惨败	(9)
历史背景 分裂的基督世界	(38)
第二章 布莱吞费德战役和鲁曾战役	(47)
历史背景 英国的宪法战争	(70)
第三章 纳西拜战役	(78)
历史背景 法兰西的称雄	(103)
第四章 布伦汉战役	(112)
历史背景 莫斯科帝国的兴起	(138)
第五章 波尔塔伐战役	(143)
历史背景 普鲁士国的兴起和扩张	(168)
第六章 罗斯巴赫战役和鲁腾战役	(173)
历史背景 不列颠帝国在印度的扩张	(195)
第七章 普拉西战役	(200)
历史背景 在北美洲英法两国的争斗	(220)
第八章 阿布拉罕平原战役	(225)

历史背景 美洲殖民地的叛变	(246)
第九章 沙拉托加的投降	(254)
历史背景 美国独立战争	(279)
第十章 齐沙皮克战役和约克镇之围	(284)
历史背景 法国革命的到来	(306)
第十一章 法尔梅的炮击事件	(312)
历史背景 英法两国间的海上争霸	(335)
第十二章 车法加尔战役	(342)
历史背景 英法两国的陆地争夺	
(第一阶段)	(370)
第十三章 耶纳战役和奥斯塔德战役	(375)
历史背景 英法两国的陆地争夺	
(第二阶段)	(410)
第十四章 莱比锡战役	(416)
历史背景 一八一四年的战役	(452)
第十五章 滑铁卢战役	(3)

地 图 目 录

- 一 阿马达战役(一五八八年) (32)
- 二 三十年战争(一六一九年) (42)
- 三 布莱吞费德战役(一六三一年) (58)
- 四 鲁曾战役(一六三二年) (65)
- 五 纳西拜战役(一六四五年) (92)
- 六 纳西拜会战(一六四六年) (94)
- 七 马尔波罗向多瑙河的前进(一七〇四年)..... (122)
- 八 希仑堡之战(一七〇四年七月) (125)
- 九 布伦茨之战(一七〇四年八月) (130)
- 十 大北欧战争(一七〇〇年——一七二一年) (145)
- 十一 波尔塔伐之战(一七〇九年六月) (159)
- 十二 罗斯巴赫战役(一七五七年十一月) (184)
- 十三 鲁腾战役(一七五八年十二月) (190)
- 十四 普拉西战役(一七七五年六月) (212)
- 十五 对魁伯克的作战(一七五九年五月) (231)
- 十六 沙拉托加战役(一七七八年)..... (261)

十七	本林吞之战(一七七八年九月)	(267)
十八	自由人农庄第二次战役(一七七八年十月)	(276)
十九	齐沙皮克湾之战(一七八一年八月)	(297)
二十	约克镇的围攻(一七八一年十月)	(300)
二十一	阿根尼山地(一七九二年九月)	(318)
二十二	法尔梅之战(一七九二年九月)	(327)
二十三	车法加尔之战(一八〇五年)	(362)
二十四	耶纳战役(一八〇六年)	(392)
二十五	耶纳战场(一八〇六年)	(399)
二十六	奥斯塔德战役(一八〇七年)	(401)
二十七	莱比锡战役(一八一四年)	(425)
二十八	莱比锡战场(一八一四年)	(444)
二十九	拿破仑的集中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十九日间)	(464)
三十	作战地区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十九日)	(467)
三十一	夸特里布拉斯与李格尼之战(一八一五年)	(478)
三十二	滑铁卢之战(一八一五年)	(491)

历史背景 英格兰与西班牙的争霸

自从发现了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以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后，欧洲的商业重心遂逐渐西移。自此以后，它就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海岸。因为如此，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和法兰西，为了世界贸易和新发现地区的主权，都变成了互相竞争的劲敌了。自此以后，一直到最近为止，帝国主义的发展都是趋向于海外的殖民主义，而帝国却都渐趋于海洋化的形式。

这种斗争的第一阶段，是发生于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其开始是足够和平的。当一五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英国的依利沙伯一世(Elizabeth I)(一五五八——一六〇三年)承继其异母姐妹玛利皇后(菲立普二世之妻)而为英国女王时，英西两国还是在同盟之中，共同对抗法国。第二年，两国间的友谊似乎还是很坚定，所以在签定客陶康布里西斯(Cateau Combresis)条约之前的谈判期中，菲立普曾经准备代替依利沙伯收复加莱斯，这是在一五五八年一月六日，为盖斯公爵(Duke of Guise)从玛利手中所夺去的。接着他又向依利沙伯求婚，但却遭到了拒绝。

菲立普这样热心的支持英国，是完全基于自利的立场，而他的政策所针对着的为苏格兰的玛利女王(一五四二——一五八七年)。她是英国亨利七世的曾孙女，也是苏格兰詹姆士五世与盖斯的玛利所生的女儿。照天主教的眼光看来，她是英国王位的合法承继人，在一五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她又与法国的法兰西斯二世(一五五九——一九六〇年)结了婚。当此之时，她的舅父盖斯公爵在法国正是当权，利用玛利的关系，他想把法兰西、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

成为一个伟大的盖斯帝国。这对于西班牙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自从一五五八年以后的十二年当中，菲立普都是在不惜一切的成本，以扶助依利沙伯确保其王位，好来对于玛利保持一个对抗的势力。对于西班牙而言，一个友善的英格兰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英格兰的位置恰好威胁西班牙到日德兰之间的海上交通线的侧面。反之，自从加莱斯丧失了之后，只要日德兰是控制在西班牙的手中，则英格兰对于其本国海面的控制也就不安全。在菲立普和伊利沙伯的整个时代中，西班牙和英格兰两国的政策，始终受到这两个战略问题的影响。

尽管有了菲立普的支持，依利沙伯的地位还是很危险的。她不想有一个国外的战争，因为英国的本身，由于新旧教派的对立，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但是英国的克尔文派(Calvinists)的教徒，却一心只想支持欧陆上任何地区的同一教派，希望它能发扬光大。此外，又因为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海权国家，并且也是一个日益发达的商业国家，所以英国的反西班牙党人认为应用舰队，向西班牙对于新世界的专利权挑战。卡门登(Camden)说：“英国的军人和海员都跃跃欲试，想向西班牙挑战，但是女王对于他们的呼声，却掩耳不听。”不过话虽如此，依利沙伯的力量却还是不够强，无法完全制止他们的活动。

在依利沙伯即位不久之后，就突然发生了一个新变化：一五六〇年，十二月五日，法兰西斯二世逝世，承继者为他的兄弟查理士九世（一五六〇——一五七四年），并暂由他的母亲，凯赛林(Catherine de Medici)摄政。一五六一年八月间，玛林回到苏格兰。一五六七年，她在苏格兰暗杀了他的第二任丈夫，达恩里勋爵(Lord Darnley)，接着即被迫退位，并于一五六八年，逃往英格兰避难。从此她就为依利沙伯所拘禁，以终余年。这些演变，再加上反西党在英国的得势，遂使菲立普改变了其对于玛利的政策。因为玛利已经不再是盖斯家族的直接工具，所以菲立普现在不再站在依利沙伯这一面，反而利用玛利以来当作制造反依利沙伯阴谋的支柱，在这个工作上，他也受到了教皇庇护五世的支援，他在一五七〇年，曾对英国女王处以破门之罪。

除了这些政治性的变化以外，经济上的冲突也更使西班牙感到恼怒。普里茅斯(Plymouth)的约翰霍金斯(John Haw Kins)开始抢劫非洲的运奴商业，这本是西班牙王室的专利买卖。因而这种不合法的生意能获极高的利润，所以英国女王居然与霍金斯合伙，把她自己的一艘船，耶苏(Jesus)号借给他使用。一五六七年，十月二日，他从普里茅斯出海，另外有伴船两艘，米仑(Minion)和裘地斯(Judith)号，后者由法兰西斯追克(Francis Drake)指挥。霍金斯首先开往几尼亚(Guinea)的海岸边上。在那里他捕获或购买了五百多名黑人，就再驶往西印度群岛，秘密的把他们卖给西班牙的殖民者。在途中，他进入了桑约安(San Juan de Ulua)港，去寻找饮水和掩蔽，并在港口上设防，不让西班牙船支进入。接着新上任的新西班牙总督，恩里奎斯(Don Martin Enriques)，也率领舰队来了。因为正有风暴发生，恩里奎斯害怕翻船，遂与英国人谈判，允许只要让他入港，则决不侵犯英国人，并让他们补给粮水之后，自行离去。几天之后，恩里奎斯却突然的向霍金斯的船支开火。经过了一场战斗之后，耶苏号不得不放弃，可是另外两艘伴船却逃走了，于一五六九年一月，回到了普里茅斯。

当霍金斯正在向祖国返航时，另外又发生了一个事件，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许多年来，当西班牙船只来往于西班牙与法兰德之间时，是经常受到胡格罗特(Huguenot)私掠船的拦劫。其中有许多人员都是普里茅斯市长、霍金斯的兄弟威廉的部下。为了不把英国女王牵涉进去，他们的船只都是挂着康地(Conde)的旗帜——即阿南基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在一五六八年，这种私掠船有五十艘，其中属于英国人的不下三十艘之多。十二月间，一群私掠船把一个西班牙的支队，赶入了孚威(Fowey)，普里茅斯，和南安普吞等英国港口中。船上所载的金条是属于热内亚银行的，准备交付给在安特维普的阿尔伐公爵(Duke of Alva)——菲立普在日德兰的主将。依利沙伯将其没收，并获得了热内亚人的同意，借它供己用。为了报复起见，阿尔伐把留在日德兰的英国船只和货物一律没收，于是依利沙伯也不甘示弱，照样没收了留在英国的西班牙船只和货物。正在此时，又传来

了耶苏号丧失的消息，所以更激起了英国人的怒火。于是英西两国分道扬镳了，菲立普支持英国的天主教徒，而依利沙伯也开放英格兰，以供荷兰新教叛徒作避难之所。

此时，阿南基的威廉（一五五九——一五八四年）已经建立了一个舰队，于一五六〇年，有十八艘船可以出海了。这是一个海权的开始，在下一个世纪中，荷兰的舰队远涉重洋，在许多陆地建立了殖民地。他们对于情况的影响是立即可见的，在一五七二年，他的水手，号称为“海上乞丐”（Gueux de mer）捕获了三百艘船只。因为他们缺乏避难的海港，依利沙伯又暗中的准许他们使用英国的港口。直到一五七二年，他们奇袭了布里尔（Brill），并把它变成了一个极坚强的基地。自此以后，尽管她天生的厌恶叛徒，依利沙伯的政策却是尽可能的鼓动日德兰的叛变。不仅是为了消耗西班牙的国力，而且也是预防荷兰人在失望之余，会把他们国家的主权，献与法兰西国王。于是危机变得非常的严重，虽然阿尔伐反对公开宣战，菲立普却十分的激怒，遂在一五七一年支持所谓李多费（Ridolfi）阴谋，其目的是要想用阿尔伐所部的六千人，来支持英格兰境内的天主教叛变，杀死依利沙伯，使玛利复位，并在英国重建天主教的信仰。这个阴谋被发觉了，并被扑灭，而其唯一的结果只是使仇恨更为加深。

为了增强她自己的地位，一五七二年四月间，依利沙伯又与法国的母后缔结了一个对西班牙的防御同盟。但是这个同盟却并未能达到它的目的，因为在此以后，法国的胡格罗特派把查理士九世争取到手了，于是依利沙伯害怕法国会占领低地国家，遂又倒向西班牙方面。凯赛林害怕胡格罗特派会把法国拖入对西班牙的战争，于八月二十四日，制造了圣巴索罗缪（St. Bartholomew）大屠杀。估计在这次事件中，法国人死了五万之多。这样遂又使盖斯家族在法国当权，于是依利沙伯又与菲立普开始谈判恢复自从一五六八年中断的贸易关系，到了一五七三年的春天里，两国又恢复了正常关系。

一年以后，法王查理士九世逝世，承继者为其兄弟亨利三世（一五七四——一五八九年）。一五七六年三月间，李班多会战的胜利者，

奥斯提亚的约翰，被任命为日德兰总督。当他达到时，发现西班牙军队正在叛变中，而他们的暴行又更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因为他知道依利沙伯正在用金钱接济叛徒，遂力劝菲立普侵入英格兰。但是菲立普的财政正在紊乱之中，所以他派贝纳地罗(Bernadinode Mendoza)去安抚依利沙伯，并重开在伦敦的西班牙大使馆，这是自从一五七二年就已经封馆的。

当使臣到达英国之后不久，约翰死了，在日德兰镇压叛变的责任，就由巴尔马(Parma)公爵，法尔尼斯(Alexan der Farnese)接替。他也是当代的名将之一，李班多一战中的老兵。在一连串的卓越战役之中，他收复了布鲁吉斯，根特，安特维普，和日德兰南部的多数地区。在失望之中，叛徒则把他们国家的主权献与亨利三世的兄弟，阿伦森公爵。

虽然菲立普仍继续不肯向英国公开宣战，可是教皇格里果里十三世(一五七二——一五八五年)却几乎迫使他不能不采取行动。教皇先后对于爱尔兰曾准备作两次远征。第一次是在一五七八年，完全流产了；第二次是在一五八〇年，有少数西班牙人参加，在爱尔兰登陆之后，不久即全被消灭。一五七七年，追克率领了五艘船，开始作周游世界的航行。他一路突袭了凡尔巴莱索(Valpalso)，抢劫了塔拉巴卡(Tarapaca)，捕获了最大的运宝船卡卡弗歌号(Cacafuego)，并驶入了旧金山湾，以依利沙伯女王的名义，将其收为英国的领土，定名为“新阿尔宾”(New Albion)。一五八〇年九月间，他才返回英国，带来了大量的赃物，在他的旗舰，金鹿(Golden Hind)号的后甲板上，由依利沙伯封他为爵士。

当追克正在作环球航行时，又有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对于英西两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五七八年，葡萄牙的青年国王席巴斯坦(Sebastian)，突然发了古代骑士的狂热，于一五七八年侵了北非。八月四日，他在克比尔(Alcazar Kebir)被杀，全军覆没。他没有子嗣，由他的伯父，亨利红衣大主教承继，他又是没有子嗣的，而且已经七十七岁。在他的后面，就又有一大群要求承继的人。其中最合

法的是西班牙的菲立普，而最孚人望的却是顿安托尼阿(Don Antonio)，他是比贾公爵路易(Louis Duke of Beja)的私生子，而路易则为葡王艾麦虞限(Emanuel)的儿子。由于这个承继问题，再使得菲立普在一五七九年，对于英国采取温和的态度，因为他希望在亨利死后，可以自由的占领葡萄牙。他等待的时间并不太久。亨利于一五八〇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不久之后，菲立普即命令阿尔伐公爵领兵进入葡萄牙。八月二十五日，顿安托尼阿在阿康塔拉(Alcantara)被击败，于是菲立普兼并了葡萄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帝国。他不仅获得了广大的土地，那是没有宗教障碍的，而且也还有船只和海员。葡萄牙本是一个海洋民族。

在失败之后，顿安托尼阿逃往法国，后来又想到英国去避难。因为他自称葡萄牙国王，换言之，遂使依利沙伯对于他发生了承认问题。

这个权力平衡的变化使依利沙伯和法国的母后凯赛林，都大感恐慌。后者命斯托齐(Filippo Strozzi)组成了一支舰队，于一五八二年派它随同顿安托尼阿一起，去攻占阿左里斯群岛，这是西班牙往新世界交通线的焦点。在提尔赛拉(Terceira)岛附近，他们为桑塔克鲁兹侯爵所击溃，他就是在李班多一战中指挥预备支队的老将。第二年，法国的海军将领阿马德(Aymard de Chaste)，在同一地点，又为克鲁兹所惨败。这两次胜利的影响是十分的巨大，它更进一步证明了在李班多所建立的印象，西班牙舰队是无敌的。它们也巩固了葡萄牙所属的大西洋基地，这是菲立普要想攻英时所必需的。

在这第二战之后，克鲁兹就上书菲立普，劝他立即侵入英格兰，并且说只有这样，才能收复日德兰。这个观念并不新奇，因为在一五六九年，阿尔伐公爵也曾作同样的建议，而在李班多之战以后，顿约翰更曾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菲立普还在犹豫，但不久却又有两件事情引诱他接受这个建议。

第一件，因为他参与斯罗克莫吞(Throchmorton)阴谋，所以依利沙伯于一五八四年一月十五日，命令西班牙大使，贝纳地罗，下旗

回国。作为是报复起见，菲立普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于西班牙的港口，于是依利沙伯也采取同样的报复手段。她也命令追克侵扰西印度群岛。一五八五年，九月十四日，他与马丁弗罗比希尔(Martin Fro-bisher)一同出发，在开普费尔地(Cape Verde)群岛上洗劫了普莱港(Porto da Praia)；蹂躏了桑多明哥(San Domingo)，抢劫了哥伦比亚的卡塔吉拉(Cartagena)威胁海凡拉(Havana)，和毁灭了弗拉里达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此时，巴尔马公爵已经巩固了他的所得，由于阿南基的威廉在一五八四年，七月十日被暗杀，所以他的任务获得了很大的帮助。当威廉死后，日德兰的情况变得十分的紧张，所以依利沙伯尽管认为叛徒是“忘恩负义之徒，真正的乌合之众”，而在一五八五年八月间，还只好勉强的与他们签订了一个条约，派了兰开夏公爵，率领五千兵往日德兰去填塞缺空，以待威廉的儿子，毛莱斯(Maurice of Nassau)(一五八四〇—一六二五年)建立他自己的地位。这是第二个事件，经过了二十七年的和平之后，依利沙伯终于发动了战争，只是尚未正式宣战而已。

菲立普到此也终于认清了，要想重建其在低地国家中的权威，则除了侵入英国以外，实更无他法。以前他一直都在努力避免这个行动，但是由于兰开夏公爵的武力侵扰，遂使他认为势在必战了。到了一五八六年，三月十二日，克鲁兹又再提出他的计划，但因为他现在所要求的是船只五一〇艘，人员九四二二二名，并估计全部远征成本应为三、八〇〇〇、〇〇〇“达卡”(Ducats——约值九先令四又二分之一便士)，所以菲立普决定用一个规模较小的计划来代替它。不是直接把侵入军从葡萄牙送往英格兰，克鲁兹的任务仅限于控制英吉利海峡，此后在日德兰的巴尔马陆军即可以渡海去。

在此时，对于英格兰可以说最侥幸的是，依利沙伯在风暴尚未暴发之前，居然能够先将内乱完全压平。一五八六年的春天里，在英国的玛利余党认为只要依利沙伯仍然健在，则任何侵入都将不可能成功，于是又发动了一个阴谋——叫作巴丙吞(Babington)阴谋——想

来刺杀她。孟多查(Mendoza)前英国驻法国宫廷的大使,和玛利本人
都被牵涉了。结果是依利沙伯的群臣,重建女王的威望,使玛利受审,
一五八七年,二月一日,她被判了死刑,七天后即被处决。

第一章 西班牙无畏舰队的惨败

在一五五八年加莱斯尚未丧失之前，从理论上来说，英国人为了安全，是要在欧洲大陆上作战以保持其海岸，换言之，欧陆变成了英国防御上的外围。自从加莱斯丧失了之后，所依赖的就变成了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了。可是当一五八六年危机爆发时，虽然依利沙伯女王有一支私人的舰队，共为战船三十四艘，但却并无国家性海军的存在。不过一到战时，有许多武装的商船都可以临时拼凑成军，一直到国协时代为止，都还是这样的情形。此外，也没有常备性的陆军——封建时代的民兵是早已不存在了——虽然依照撒克逊的古例，政府仍有权召集民兵，但除了伦敦地区以外，能算是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在战场上，是绝对不能对抗西班牙的高度组织精兵。

最大的困难，是诚如弗尔特斯纠(Fortescue)对于依利沙伯的评论：“因为它的简单性；她痛恨直接的行动；因为它的必定性，她痛恨确信；因为它的费用，她更痛恨战争。”（注：若无巴力门的帮助，她的岁入根本不够战争的担负。）因为思想上有这三种主观，而尤其是最后者，更使她宁愿依赖外交手段，又因为她缺乏必要的实力，来使其有效化，所以在斗智的战争中，遂经常受到巴尔马公爵的欺骗。直到无畏舰队(Armada)都已经出发时为止，他还在不断的提出和平建议；以来掩护其在日德兰一切准备，可是依利沙伯对于它却大部分深信不疑。

虽然如此，因为巴丙吞阴谋的暴露，遂显示出来危机已经到达，一五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依利沙伯接受了群臣的劝告，命令其留在朴兹茅斯的舰队动员，在一五八六年——八七年的冬季中，在英吉利海峡内保持着一个支队，以防盖斯人作拯救玛利女王的企图。一

五八七年三月间，玛利已死，当主力舰队正在朴兹茅斯动员时，追克爵士在普里茅斯也准备就绪了。他的任务是想要阻止西班牙舰队从各港口中驶出集中，当它们向英格兰或爱尔兰前进时，应尽可能的加以截击，并阻止它们登陆。照惯例一样，当这些命令下达了之后，由于依利沙伯害怕这有挑起战争的危险，马上就会想加以极大的修正。但是追克却深知女王的老脾气，所以在四月二日就马上出发，在新的命令到达之前，他早已在四月十九日到了卡地兹。他自己这样的记载着：我们留在这里到二十一日为止，在此期间之内，击沉了一艘比斯开船只(Biscayan)，重一千二百吨，焚毁了克鲁兹的船一艘，重一千五百吨，另外还有三十一艘，其重量为一千吨，八百吨，六百吨，四百吨，二百吨不等。此外还带走了四艘装补给的船只。此后，在补充了必要的补给之后，他又向里斯本进发。从那里他在四月二十七日这样的写着：“西班牙国王对于侵入战的准备，其规模之大可以说是古无前例的。”

里斯本是西班牙舰队的指定集中地，虽然克鲁兹已经在那里建立他的司令部，可是他还没有集中一个人。这是一个有坚强防御的港口。在港口之外向北去为卡斯卡堡垒(Cascaes Castle)所控制的投锚地，在它的紧邻又有圣褒利安要塞。五月十日，追克在卡斯卡斯湾中投锚。这个港口中发生了极大的恐怖现象，所有的船只都纷纷砍断它的缆索，向最近的避难所逃走。被毁的船只吨数以千为计算单位，损失的物资更为巨大。以后据西班牙方面的计算，共损失船二十四艘，货物总值一七二、〇〇〇“达卡”。追克并未携带陆上兵力，所以不能据守这个港口，于是他又转往圣芬生特角(Cape St. Vincent)——里斯本与地中海之间的战略要点。他们守住了这个要点，使敌人蒙受极大的不利。因为所有的船只都是分别的向里斯本集合。

在这里又使葡萄牙的渔船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此外还毁灭了许多吨数的制桶材料。(注：因为所有盐腌的食物，酒和水都要用桶装，所以这个损失是很重要的。)假使追克若能留在这里不走，则甚至于可能完全阻止西班牙舰队的集合，但除非他能获得增援，否则是不可

能的。五月十七日，追克写信给英国大臣，华尔新汉爵士(Sir Francis Wolshingham)说：假使在这里还再有六艘船，则我们更可以久留，因为下个月就是西班牙舰队从各地回国的主要时期，那么一定可以使他们蒙受更大的损失。

结果他无法久留，于是又转往阿左里斯。离开圣芬生特十六天之后，六月八日，他在圣米恰尔(St. Michael)的附近，发现了一艘大船，第二天就追上了。这是“圣菲立普”号(San Felipe)，是西班牙国王本人的一艘东印度船只，上面所装的货物价值一一四、〇〇〇镑，还有许多的文件，都是记载着有关东印度贸易的秘密。(注：这些文件使伦敦的商人大感兴奋，后来他们组成了东印度公司，是为不列颠帝国在印度的基础。)六月二十六日，追克回到了普里茅斯。他已经使西班牙舰队在这一年之内，不再有出发的可能性。这对于英格兰而言，实在是太幸运了，假使真能如菲立普的意图，无畏舰队能在九月底以前出海，则巴尔马公爵即可能已经渡过英吉利海峡。诚如他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说的：“假使侯爵能准时到达，则登陆将不会有任何困难。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无力抵抗你的舰队。”

此时，克鲁兹已经在赶紧补充他的损失，到了一五八八年二月底，也就一切准备就绪了。可是他本人在一月三十日，却突然的死了。于是远征的行动再度搁浅。他的死亡对于西班牙而言，是一个可与追克的突袭相提并论的大祸，因为他是西班牙能力最强的海军宿将。菲立普现在就派米地拉西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 Sidonia)去接替他的任务。这位公爵虽然是出身高贵，可是对于陆海军却从来没有经验。他上书国王要求辞职，但是菲立普不准，只另派了一位合格的海员，顿地果(Don Diego de Valde)，充当他的海军顾问。此外当米地拉公爵的舰队达到了海峡之后，就将任命巴尔马公爵为远征军总司令，率师前进。

当米地拉正在准备的时候，巴尔马公爵的主要准备则有如下述：从安特维普和根特开一条运河到布鲁吉斯，在华吞(Waten)河上建造七十艘登陆艇，每艘可载三十匹马，并装有上下起卸的跳板。在新